

红
婴
集
丛
书

张抗抗



珍藏版

影 记

张抗抗影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珍藏版

红 巽 粟 丛 书

主编 铁凝

张

抗

抗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墨粟丛书 珍藏版

张抗抗影记

张抗抗 著

责任编辑 高 青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城乡街 76 号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制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7-5434-3197-1/I·352

定 价 96.00 元



张抗抗

一九九五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男作家王蒙主编的女作家作品系列丛书，

“女作家影记”序

名曰“红罍粟丛书”。该丛书一经面世便受到海内外众多读者的欢迎，并且在两年之内连续获得中国出版界两个奖项：第二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一等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红罍粟丛书”的重点策划人、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也似乎由此而引发出诸多出书的新奇的点子，独到的灵感。比如这套“女作家影记”的出版，便是得助于“红罍粟”之后他又一个新奇独到的思路。

这套由九位女作家每人一册组成的“影记丛书”，是“红罍粟丛书”的第二系列。每册影记包括作家精心挑选出的一百余幅照片，以及由照片引发出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诠释照片，或叙述往事，或抒发感慨，或思念亲友、师长……是照片引发了文字，而文字又丰富了帧帧照片这方寸之间的内涵。是照片引我们注视起写作之外我们自己的生活，亦使我们每个人对这本影记的写作比其他时刻的写作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情感。应该说，“影记”的形式并非前所未有，特别在国际国内的演艺界，影视明星们推出华美、精致的“写真集”的早已不乏其人。但作家的影记与影视明星的写真集可能稍有不同：它既不是明星形象风采的汇集、展示，也不是摄影技巧和摄影艺术的竞赛表演。它侧重的是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写作、亲情、友谊相关的那些直观而真切的照片；它不回避的甚至还有作家在某一瞬间稍显狼狈的，或者说简直不便示人的形象。这样的照片，因为平凡而质朴，也许更能引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从中看到作为一个“人”的她，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女作家影记”的创意和写作宗旨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的。有人说照片能够揭示灵魂，有人说照片能够篡

改灵魂。姑且不论照片对灵魂的揭示或者篡改，我只想说有一点是定而无疑的：那便是当我们得知被拍照时，在瞬间与相机镜头的配合——以我们或幼稚，或刻意的方式。只因要配合的心情是真的，所以那被照片凝固了的瞬间，毕竟拥有着独属于它的某一种真实。

我常常觉得，一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与一个作家的一部书稿单独面对出版社是不同的，它需要几个重要环节的妥善衔接。首先是创意者意向的新鲜；其次它要靠出版社慷慨而热情的肯定，以及编辑们付出的诸多细致而琐碎的辛苦；然后它要求主编为此尽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必得有丛书的主角——作家们的积极响应。

面对出版在即的“女作家影记”，窃以为上述几个重要环节均已有了妥善的衔接。因此，第一我要感谢王亚民最初的美好创意；第二我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全体同仁从始至终的支持；第三我要感谢我的八位同行，她们对该丛书的积极响应和诚恳写作使这套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意趣盎然的人情味儿。比方最年长的宗璞老师，她的“影记”是抱病完成的；比方远在福建的舒婷，由于担心邮寄遗失，去德国之前她亲自携书稿飞至北京，当面交与出版社编辑。其余诸位，我亦深知她们对这次创作的珍视。最后我也想感谢我自己：作为此次被出版社邀请的主编，我为我对这套书所尽的微小心意和努力感到愉快。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有句话叫做“伸向过去的欲望是人的基本经验”。“影记”的编撰唤起了我们“伸向过去的欲望”，我们或简单、或深奥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欲望里和这样的写作里沉浮了一回。当“影记”完成之时，书中的我们也已经是过去的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了已经过去了的过去，或许会使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生出更多一些的珍重之情。而那所有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铁 凝

一九九七年六月八日

那几日，房间里到处堆着自己的影集，一本本摊开着，一张张散乱着，就像四面墙壁镶满镜子，无论往哪儿看，都是一个我。

但我却已经与她擦肩而过。每一张照片上

影记小序

的那个我，都已成为过去，抑或是一种被定格了的时间。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筛选她们。一个人独立面对自己、审视自己的时候，忽然会对生命的由来和去处，产生那么多的惊讶和疑问。

从为人之初的女婴到满脸沧桑的中年；从西子湖畔到北大荒；从“文革”到新时期；从身边亲人到天涯挚友——

整整一百幅。由一百个瞬间构成的这道长廊，是我四十六年来全部的人生岁月。

那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潜翔到起飞的过程。轨迹已历历在目，无论好坏，都有据可寻。常常会蹦出这样的念头：那时我是多么可笑啊！但可惜已无法修改自己。

更感念在影像的每一个瞬间里，都有一双亲人和友人温暖的手，如影相随，支撑着我瘦弱的身躯。然而，显影者仅仅只是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友人隐没在底版上，只在黑夜里牵引着我。

犹疑不定的反复选择，持续了许多日子。几乎到规定交稿的最后几分钟前，也仍然下不了决心割舍或是确认。在我和那个日渐遥远的自己目光长时间的对视中，我已将自己彻底看透，唯有眼底几十年不变的神态与表情，依然故我。

所以我在乎那瞬间本身的真实和珍贵，胜于在乎自己那瞬间

影像赋予读者的美感。其中有许多张照片，尽管不那么“好看”，但因为当时当地的情景和人物，已不可再得、不复再现，而具有它不能替代的价值。

蓬勃而韧性的生命，就这样被浓缩、被形象地留存下来，构成这本影文相间的图册。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大众，自然需要一点勇气。

我想它其实已不再是一本个人的影集和散文集。当它成为一种读者阅读和赏析的对象时，已超越了作者的私人话语，而变成公众共有的文学参考资料，或是构成了历史的某一极其微不足道的部分。

当然，它将成为我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我所有的文学作品的某种参照或是注释。所以，这本《影记》的文字部分，不能被认为是照片的附录，相反，它们应是这本影册的主体，是骨骼与灵魂。摄影留下的图片是人的表象和外观，是无声之“形”；而文字却替我开口说话，倾吐出我的内心的声音，可谓是“形而上”。彼此烘托映衬，相得益彰——这套书的选题策划，真是个别出心裁的主意。

集子编完后，一时还没有恰当的题目，河北教育出版社便让大家集思广益。一天，宗璞大姐忽然打电话来说：就叫《影记》可好？又简练又切题，图片和文字两方面的内容都包括了。

铁凝一听，顿时也说好。我想了又想，一直没有想出比《影记》更好的书名。

张抗抗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



一九五〇年十月，小抗出生八十天，与外婆、爸爸、妈妈在杭州。这是生命之初最早的照片记录。

每个人的生命都纯属偶然。为什么那个时刻未经自己选择就偏偏有了你？为什么你又偏偏选择了那一天降临？

我的生日在夏天。按阳历，最热的七月初。

从那一天开始，我成为一个“人”；地球的生命中，就有了一个“我”，所以生日是唯独属于自己的节日；世界上也似乎只有一个人与你的生日有关，那就是诞生你的母亲。

梦中常常出现的是江南的荷池连塘，春天嫩绿的桑树地里透紫酸甜的桑葚儿，秋天金黄璀璨的柚子，冬天过年时挂满厅堂的酱肉粽子，鱼干，还有一锅喷香喷香的煮芋芳……

暑假寒假，坐小火轮去洛舍镇外婆家。镇东头有一座大石桥，夏天时许多光屁股的孩子，从桥墩上往河里跳水，那河连着烟波浩淼的洛舍洋。我曾经在桥下淘米，竹编的淘箩湿淋淋从水里拎起，珍珠般的白米上扑扑跳跳着一条小鱼儿……

我喜欢陈春舟这个名字。每次我默念这个名字，就有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从水乡的石桥和渔寮中，慢慢浮现出来。一叶扁舟，从远远的天边驶来。春水碧蓝，木桨唧唧呀呀地摇过湖湾，桑树的倒影下，漾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即将结束她少女时代的外婆笑吟吟地坐在船头，一条灰蓝色的大鱼，从她身后噗嗤一声跳起来。鱼尾甩下一粒粒金色的鱼籽，在清澈的水波里沉沉浮浮地荡开去……

而外婆早已过世了。外婆走时就带走了故乡。其实外婆外公也不是地道的浙江人氏。听说外婆的祖上是江苏丹阳人，不知何年移来浙江湖州。又听说洛舍是因早年此地曾有一支移民来自洛阳，洛阳人之舍，谓之洛舍。由此看来，外婆外公的祖籍也难以考证。我魂牵梦系的江南小镇，又为何为我的故乡？

我究竟来自何方？



一九五一年二月，爸爸抱着六个月的我，在阳台上

一九五〇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有个摄影记者到家里来找爸爸。爸爸抱着六个月的我，在省报仁德里宿舍的阳台上，请那位记者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我的影集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张我生命初时，同爸爸的合影。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类似于军装的干部服，用双手举着我，笑脸微仰，无忧无虑。他留在照片上的那张清秀的圆脸，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生气勃勃的形象。如果将影集掀开，我们会发现，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爸爸”莫名其妙地时断时续，他的影像消失在相册黑色的衬页上，就像曝光的底版，被阳光粗暴地抹去了存在的痕迹。当“爸爸”再度从影集中出现时，他像一个贸然闯入这个家庭的陌生人，惊讶地望着当年那六个月的小丫头……



一九五一年一月，刚满六个月的胖小国

那是一九五-年的十月，我被正式接到都家花园，同我的妈妈，爸爸团聚。我刚满十五个月，便开始了这种奇特的生涯。

我是在那栋小楼房的走廊里学会蹒跚走路的。

房子很小，跌跌撞撞朝着妈妈走过去，只几步，就碰了墙。转过身，拍拍手，再走几步，又撞到了床沿上；不用担心会摔倒，反正人一歪，就有墙挡着。门总是关着，四面都是墙。我不喜欢墙，碰到墙时，我就用脚踢它。但墙很硬，踢得我脚趾头疼。于是我从小就对“碰壁”一词体会甚深。看来墙壁里是没有出路的，我想到门外去。走廊很宽但黑黢黢的，打蜡的地板好滑，走几步，一不小心还是会撞到墙上去。我就这样在墙壁和走廊的夹缝里来来回回地蹦跶，我觉得自己走路的样子一定很滑稽。我甚至认为大人们要我学走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可让我走的路。

除了房间、走廊以外的地方，就是楼梯了。要学会走楼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上走，像是要被吊起来；往下走，又像是要被人扔出去；但是如果想吃饭，就得往下走；如果想睡觉，就得往上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最初学着走楼梯的时候，常常从楼梯上滚下去；或是像猫一样用四只爪子往上爬。等我长大以后，我发现人类的行为，其实从来没有超过我幼时学步的范围——往上是爬，往下是滚。千真万确。

我开始在楼上楼下走来走去。抬起头，只望见大人们穿着蓝裤子黑裤子的腿，从我身边匆匆而过。他们从不弯腰同我说话，我只能看见他们的一截腿。迈步的时候，他们的膝盖便弯曲起来。不弯曲是不可能的。我每天都穿行在那一根根一弯一直的腿中，时时害怕他们脚上那巨大的鞋子，会踩在我的脑袋上。

那是一片移动的木柱、一片冬天的树林——然而，等我学会走路的时候，我的膝盖也

如此弯曲起来。

我学会走路了以后，白天，我便被交给小洋楼后面一排平房里的一个老太太照看，她是替都家看管房子的族亲，闲来无事，常常带我到花园里的草地上去玩。整个冬天，那草地都是金黄金黄的，又厚又软，像一只只长毛的小狗。但我不喜欢草地。连着草地的大门那儿，是一圈长长的铁栏杆，大门口从早到晚都站着背枪的人。我已经习惯了四壁是墙的房间，所以我总是呆在草地的一角玩耍，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法。直到现在，假如让我一个人站在一所空旷的房子中央，我立即会有一种惊慌失措之感。

我在都家花园里开始呀呀学语。

据说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给妈妈念了这样一句诗：“太阳咪咪笑，老牛吃青草……”受到赞扬后，我又进一步创作：“路灯亮了，我和妈妈回家了……”大概从那时候起，我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对文学的兴趣，爱好朗诵诗和表演节目。有一年妈妈过生日，我还“写”了一首诗送给她，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样爱诗……”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妈妈提了一个问题：“你和爸爸经常讲到‘点心’（典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给我吃？”这使妈妈用那样吃惊和好笑的眼光看着我，随后她马上告诉我，这种“点心”（典型）是在书本、小说里的，长大了就可以“吃”到它。这可以算是对我幼小心灵最初的启蒙。但我长大以后，却再也没有写过诗。



一九五一年冬天，在杭州茅家埠那家花园内（“军大直属班”）正贪心地吃糖子。



一九五四年春，三岁半，妈妈、舅舅和我，为了给外公寿照片而摄。